

“窗户是老屋的眼睛，裱一层崭新的窗户纸，贴一张红彤彤的窗花，娇俏的窗花与屋门端雅的春联交相辉映，顿时让土里土气的老宅院有了精气神。

年与乡愁总是若隐若离，离年愈近，愈是想家。说起家乡，我脑中最常浮现的画面是低矮的黄褐色土坯房，深咖色的竹篱笆墙，以及老宅木楞窗户上一抹鲜艳的窗花。

儿时，村子里家家户户大多是土坯房，窗户是用横竖木条镶嵌的方格子，外面裱糊一层白纸，可以透光，却不透光。

腊月二十四，父母把房屋里里外外打扫干净后，母亲开始装扮窗户。我和弟弟先把旧窗纸撕掉，把粘在木楞上的浆糊和纸屑清除干净，再裱糊一张崭新的白窗纸。新窗纸虽然干净整齐，却令人感觉空洞又单调，农村人喜欢红红火火的热闹日子，即便再穷，也要想方设法过得有滋有味。冬天的雪花如果没有绽放的梅花烘托，定是寂寞，缺乏诗意的美。这种白纸糊的窗户，如果没有红彤彤的窗花点缀，就绽放不出年味的热烈和日子的红火。农民有自己的审美情趣，他们善于用自己的一双巧手来装扮生活，一张红纸，一把剪刀，竟然让破旧的老木窗变成了展示美好情趣的小舞台。

除夕上午，父亲带着我们贴完春联，余下的细活就交给母亲。童年时，由奶奶剪窗花，后来奶奶年岁大了，眼花再加上手不稳，就由母亲来接班。只见母亲盘腿坐在炕桌前，将一张张红纸铺开，比划、折叠，母亲一边琢磨，一边打着腹稿，思量三五分钟，她已胸有成竹。这是母亲每年剪窗花的前奏，只见她一手捏纸，一手拿着剪刀，全神贯注地剪了起来。母亲是个勤快人，每

等花纹，巧妙又精致，它们双翅微颤，宛如亲密恋人，道不尽的浓情，诉不完的蜜意，呼之欲飞。与其说是母亲用剪刀剪出这些精巧可爱的小精灵，不如说这些蝴蝶是从母亲的指尖飞出来。

母亲静静地坐在窗前，恬静的脸庞笼罩在柔和的光线里，虽然皱纹已爬上额头和眼角，眼睛却依然清亮有神。她鬓角的白发与鲜红的窗花相映衬，那么温馨，那么静美，就像一幅剪纸画，深深印在我的心里。我和弟弟摆弄着那一叠叠各色各样的窗花，仔细斟酌，精心布置，这张应该贴在那个窗格，哪两张可以贴在一起，哪两种颜色搭配才好看……

母亲选了一组最大最美的窗花，端正正正贴在爷爷奶奶的窗户上，二位老人美滋滋地端详着窗花，眼里写满欣慰。虽然母亲是个农村妇女，但她出生在中医世家，从小跟着我的外祖父读书识字，母亲是个讲究人，有独到的审美。虽然我土坯房低矮破旧，但是在母亲的巧手装扮下古朴又温馨。家里的窗花一屋一个主题，别有特色，爷奶屋贴“花开富贵”，爸妈屋贴“连年有鱼”，姐姐屋贴“喜鹊登梅”，我和弟弟的屋贴“鲤鱼跃龙门”。窗子一格一幅，花鸟鱼虫相间搭配井然有序，甚是朴拙美雅。最中间倒贴着福字，四周贴牡丹花、蝴蝶、燕子、鲤鱼等，由里向外次第展开。窗户是老屋的眼睛，裱一层崭新的窗户纸，贴一张红彤彤的窗花，娇俏的窗花与屋门端雅的春联交相辉映，顿时让土里土气的老宅院有了精气神，那种美趣是城里的高楼大厦所没有的喜庆和年味。

全家人在院子里喜滋滋地端详着充满烟火气的家园，洁白的窗纸映衬着红艳的窗花，一只只斑斓的彩蝶栖上了窗口，在暖暖的冬阳里扇动着翅膀，小蝴蝶飞啊飞，一直飞到了我的心上。一窗剪纸，一窗春色，扇动了满园的春光，点亮了农家的希望之灯，整个屋子顿时鲜亮起来，整个小院热闹起来，空气里溢满年的味道。

那个年代，村里的大姑娘小媳妇几乎都会剪窗花，而且各有所长，自家的窗花别有风味，登枝的喜鹊、欢跳的鲤鱼、娇俏的牡丹、清雅的梅花……一幅幅俏美的窗花，一窗窗喜人的春色，绽放在农家的窗棂上。夜幕降临，烛光透过窗花，勾勒出一家人簇拥着老人欢聚的身影，就像一帧生动的木版画，又似一出精彩的皮影戏。红火的日子在光影交错间映现，窗花就像会飞的燕子，把春天的气息衔入农家，把幸福和吉祥带给家家户户。

大年初一，男女老少都要到四邻去拜年，隔着篱笆墙，就能看到自家的窗花，谁家的最惹眼，谁家的窗花剪得最妙，搭配得最有味儿，颜色最鲜亮。乡亲们在院子里指指点点欣赏一番之后，进屋见到主人就夸：“你家的窗花真好看！”男主人得意地笑着，却连连谦虚地说：“嘿，婆娘剪着玩，算不得好。”其实，男人的心里充满得意。乡亲们的称赞，乐得女主人笑不拢嘴，孩子们欢天喜地又蹦又叫，那欢快的叫喊声，把树上的积雪都震落下来。对于家庭妇女来说，年过得好不好，跟窗花漂不漂亮有关系，也没关系，日子是人过的，过得是心气儿，人要活出精气神，日子要过得有滋有味。那个年代，虽然物资匮乏，但是有了勤快的丈夫和巧手的妻子，小家便充满阳光，溢满欢声笑语。

我和弟弟读书、工作、成家，陆续搬离了故乡，随着老一辈的逝去，故乡的老宅已闲置多年。如今，我前前后后搬过很多次家，可不管住在哪里，过年，我家的窗户上都要贴妻子剪的窗花。妻子的窗花与母亲那一代大同却有小异，老一辈的窗花更传统，繁琐中透着细腻，古朴中蕴含灵动；妻子的窗花线条流畅，对比强烈，手法简练，下剪大胆，苍劲中透着纤巧。亮堂堂的玻璃窗上贴着红艳艳的窗花，感觉温暖又放松，我觉得贴窗花不仅是为了美好吉祥，更是为了给自己的生活和工作加油鼓气。

“咔嚓、咔嚓！”一只只蝴蝶在妻子的指尖翻飞，逝去的时光缓缓浮现，老宅、祖父母、父亲、母亲正微笑着朝我走来。老窗一世界，一指一流年。窗是老宅的眼眸，连接着人与自然；窗花是中国画上的那枚红艳的印章，是勤劳的人在歌唱，是立体的文字，是开在岁月之畔的花朵，是心灵的翩舞，是游子心上那永不褪色的乡愁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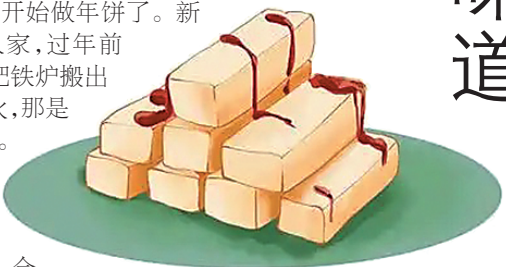
对于马来西亚华人来说，农历新年是一年中最重要的节日。马来西亚华人保留了许多过年的传统习俗，却也在热带的土地上发展出独特的庆年方式。旧年翻页，一年复始，离家游子返乡过年，家家户户除了大扫除、买新衣、换春联，都会在新年准备年饼。客厅里摆上一罐罐年饼，客人到访的时候，打开红彤形的盖子，边吃边聊，才有了过年的味道。

马来西亚的年饼可谓多样而独特，椰加必（Kuih Kapit）、番婆饼、小春卷、蜜蜂宴、芽姑片……源自中国传统的年饼，经过多番演变，结合了马来人、印度人，以及娘惹峇峇的饮食风味，变成了马来西亚华人过年的特色味道。年饼一般上都是手工做的。做年饼的人家，只在新年前才开炉，不求高速高量生产，却也因此保留了每个人记忆中的手艺和口味。

童年的时候最期待过年，那是可以大吃零食而不会被骂的好日子。往往新年还没到，熟悉的年味先飘然而至。那是邻居开始做年饼了。新村里有几户人家，过年前一个月，就会把铁炉搬出来，在门口生火，那是要做椰加必了。不久，焦糖、椰香、蛋香和火炭糍合起来的气味，会飘过整条街。小孩子都会跑出来，说去看做饼，其实都是嘴馋。

椰加必是过年最常见的年饼，它的名字来自马来文“Kuih Kapit”。有人将它翻译成鸡蛋卷，但不贴切，那扇形、扁平的样子，可一点都不“卷”。“Kapit”在马来文是“压扁”的意思，符合椰加必的做法。做饼的人会取一对铁铸的扁平模子，把调好的面糊倒在两块铁模之间，夹紧压扁，然后放在炭火上烤。有点像西方烤松饼的方式，但烤出来的椰加必却如一张薄薄的纸，上面还印着铁模上繁复的花纹呢。

烤好的椰加必这时候还是软的，做饼的人必须趁热，动手把它对折再对折，把圆形折成四分之一，变成扇子的形状，这可是机器取代不了的灵



◎零时差·春节

年饼年糕，过年的味道

龚万辉（马来西亚）

“旧年翻页，一年复始，离家游子返乡过年，家家户户除了大扫除、买新衣、换春联，都会在新年准备年饼。客厅里摆上一罐罐年饼，客人到访的时候，打开红彤形的盖子，边吃边聊，才有了过年的味道。

巧活儿。做饼人看似轻轻松松地折饼，但刚离灶的面饼都是热乎乎的，会烫手，要待放凉后才会定形、变脆。这才一个一个小翼翼地放进铁桶里。

椰加必和中华饮食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渊源。它原本就脱胎自中国南方的鸡蛋卷，不同的是，本地的娘惹在面糊里加了大量的椰奶，烤出浓浓的椰香味。和鸡蛋卷比起来，椰加必的面糊要调得更稀，才能烤成薄如蝉翼的厚度。

另一种齿留椰香，入口即化的年饼，就是番婆饼，其源自马来人的传统饼食“Kuih Bangkit”，因为原料用了木薯粉和香浓椰浆，所以也叫作薯粉饼或椰香饼。都是经过娘惹巧手改造后，成为华人新年必备的年节食品。

原料简单的番婆饼，做法却颇为繁复。先要把木薯粉和斑兰叶以慢火炒熟，过筛后搁几天，等到要开始做饼了，在木薯粉里拌入鸡蛋、糖和椰浆，搓成一枚枚小小的面团，再压进刻有各种图案的木模子里。这压模的活儿可以让小孩子做，这是孩子们最期待的时候，因为经过模子塑形的面团，就变成了小白兔、小白花、小蝴蝶的形状。一个一个把它们排好，都是粉白色的，还没进烤炉，就已经让人觉得特别可爱。烤好的番婆饼口感绵密，一放进口中就会化开，满嘴都

挥春送福

游 江



“我们带去的福字和红色围巾大受欢迎，各种肤色的纽约客、游人纷纷前来领取，他们拿着挥春、系上印有“福”字的围巾，一个个欢天喜地，笑逐颜开。

光明媚。上午十点，我们在时代广场会合，随着气温逐渐升高，广场上的人流越聚越多。我们带去的福字和红色围巾大受欢迎，各种肤色的纽约客、游人纷纷前来领取，他们拿着挥春、系上印有“福”字的围巾，一个个欢天喜地，笑逐颜开。江广富十岁的女儿艾莉丝，小脸冻得红扑扑的，每见到一名外国朋友，便大方地走上前去，用英语向他们介绍福字的含义：福是fortune的意思，寓意幸福美满，吉祥如意，好运年年，祝您中国新年快乐！Happy Lunar New Year!

即将踏入甲辰龙年时，香港华丰国货公司董事长邀请我为顾客和街坊写挥春。出发前我特地挑选了两只毛笔，一只羊毫提斗，笔头圆润饱满，笔锋长达十厘米，适合写榜书或大的福字；另一只是我惯用的狼羊兼毫大楷，适合写挥春。我还带上一瓶金墨，用金墨写“福”，写“招财进宝”的组合字，更显喜庆贵气。

每年春节前夕，为顾客街坊免费写挥春、送福字，是华丰国货公司的

传统。那天是小年，来华丰采购年货的顾客、街坊络绎不绝。入口的大堂位置已被充分利用起来，售卖各种各样的年糕、糖果、瓜子、花生等应节食品。靠近大门的位置已经摆放了折叠桌，一个巨大的端碗注满了墨汁，墨香四溢。工作人员还准备了各式红色的蜡染宣纸，有方的有长的。

我选了一张方形的大红宣纸，拿出毛笔，先用清水润笔，再轻轻挤掉提斗笔头多余的水分。凝神、吸气、蘸墨、运笔，饱满的一个圆点，带起下面的一横一竖，在横竖的转折处中间往左下方一撇，顿住，回锋，再往右上方挑起笔锋，“示”字边完成了，顺势提笔过渡到右边“一口田”。一个笔墨酣畅“福”字跃然红纸之上。

回锋收笔，耳边传来一阵叫好声，有个声音说：“台上一分钟，台下十年功。”抬头一看，只见身边已围拢了一群人。工作人员告诉大家：为了答谢街坊和顾客，我们免费为大家写挥春送福，请大家排好队啦。今年是龙年，我又写下“龙马精神”“龙

凤呈祥”“龙年大吉”等带有“龙”字的挥春，排队求字的街坊顾客也一一按顺序报出他们心目中的吉语：“五福临门”“招财进宝”“阖家幸福”“财源广进”“心想事成”……求字的人在华丰门前排成了一条长龙，路过的行人不断地加进来。由于人数众多，一般每人只给写一对挥春，这样有人觉得意犹未尽，于是又自觉地跑到龙尾重新排队，誓要多带些福回家。不知不觉我连续写了两个小时。这时妻子来看望我，我才觉得腰腿刺痛。由于长年伏案，我患有腰肌劳损痼疾，妻子特地带来一副护腰，替我围好扣上。我瞥见门前长长的人龙，蜿蜒到街角；看到人们眼里流露出对新春的憧憬，对未来充满希冀的目光，于是我又执起笔，蘸饱墨，俯下身，继续在红纸上写下一张张福字。

今年适逢蛇年，笔走龙蛇舞，挥春送五福。春节到了，我又忙了起来。

“为了不让父母担心，每次春节回家，我都要去染个头发。这样一来，看上去不仅年轻了许多，也能让父母感到欣慰，让他们也自我感觉还不太老。

我在朋友圈发布了一条信息。老同学、老朋友热情相邀，轮番请我吃饭聊天。别说中饭和晚饭，就连早饭都有同学精心安排。一趟探亲假结束，我却没有好好陪父母吃几顿饭。自此以后，再返回父母身边时，我总是悄悄地带，悄悄地走，尽量陪他们多待一些时间，弥补那份亏欠已久的陪伴。

我的父母直到六十岁才出现白发，而我从四十五岁就开始出现白发，之后便如雨后春笋般迅猛发展，白的白，黑的黑，黑白混杂在一起，使得头发看上去总是脏兮兮的，毫无光泽可言。也就是在四十五岁那年，我顶着一头黑白相间的头发回到父母身边。母亲见状，心疼地断定我这是写文章用脑过度所致，坚决要求我停止写作。他们亲戚则认为我整天忙碌不堪、太过劳累，总是得不到休息。

村子里的老一辈也会拿我的头发跟我那些同学比。他们说红伟虽然没有考上初中，一辈子在村子里当农民，但老婆能干，除了农田里的那点活儿，回家什么都不需要干。闲下来

不是钓鱼就是整天抱着手机玩耍，如今头发依然那么黝黑茂盛，面孔依然那么年轻。还有小名孔老二的红列，看面相比我年轻十五岁……玩笑归玩笑，为了不让父母担心，每次春节回家，我都要去染个头发。这样一来，看上去不仅年轻了许多，也能让父母感到欣慰，让他们也自我感觉还不太老。有时候，我还会故意犯点小错误，让他们找到教导我的机会。有好几次，我也确实故意在父母面前犯错，让他们“修理”我一番。这样做能让他们感觉到他们依然是我们离不开的家长，依然是我们心中那座巍峨的靠山。



（本版配图均来自网络）

窗花朵朵笑春风

王 英

